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王安石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  
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  
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  
擇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  
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遊玩好之  
事、無纖芥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  
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  
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  
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

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惵惵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生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

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故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

古奏論  
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沉廢伏匿在下而不為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

取空

吳

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為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

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兕且之人。猶莫不好德。兕且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章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

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以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火。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

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道也。所謂養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

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耻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

荆公本  
色

荆公所  
言至誠  
亦在必  
行法耳

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群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肩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

確論

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

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于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

三等

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僂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



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臯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為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墻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為有司之事，而非已所當知也。

此亦如

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

亦可為  
今日流

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為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畝畝，處商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

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為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

荆公所  
欲教士  
在天下  
國家之  
用而于  
本原尚  
未立故  
其用亦  
法而止  
然賢于  
句讀遠  
矣

亦亦是  
亦不必

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為公卿大夫、有可以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于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為六官之卿、出則為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為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為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

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強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張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

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托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君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認認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顧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耻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

深於人情

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耻，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克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廩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

唯中人不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爲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耻，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貨產以負貪污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耻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

此亦如

又况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徃徃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耻。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爲而不得。有司旣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徃徃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其爲耻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勉強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耻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賢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

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紕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群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爲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

財之大畧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已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嘗以困窮爲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爲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爲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况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畧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

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  
 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  
 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  
 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  
 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  
 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  
 之難進而不得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  
 取士之道而歐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  
 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  
 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得肖

今日流  
 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

爲公卿者固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歿於嵩野蓋十  
 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  
 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  
 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得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  
 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所以多不得肖之人而  
 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  
 不得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得肖又推其類  
 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得肖以  
 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

暢是

古奏議 一八  
爲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

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耻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始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爲季氏吏。蓋雖爲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耻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往往節



末路往往休而爲姦况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廉耻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

則至

是

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爲耻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

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爲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大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爲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任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得專而又一一以法束

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爲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爲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

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聽，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二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實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阻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

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益甚於奕碁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歿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為陛下長慮後顧，為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翹過目前，而不為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儉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為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為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

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斯爲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用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

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捐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爲過。又况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

患已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  
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  
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  
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  
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爲  
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已之不勉先  
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  
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  
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  
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已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

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  
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顧有一  
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  
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  
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刼法立制未嘗不  
艱難也以其刼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  
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  
刼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  
古之人欲有所爲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  
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

荆公本  
色固是  
以商君  
之意行  
三代之

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為之，以為不若是，不可以有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逾所順，強所劣，憧憧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為之變，以為不如是，不可以有為。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為，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躬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眾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

斷而敢  
行鬼神  
避之將  
無同

是世習

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為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為迂濶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為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群聚而笑之，以為迂濶。今

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濶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貞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爲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耳而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畧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濶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所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汗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王荆公所上皇帝書數萬言大都以申韓之意行  
先王之法而吃緊于陶成人才以變置天下之人  
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此乃公本色也然以宋  
之敝弱振刷之以法亦是當時救藥之方而恃才  
違衆獨斷行權則荆公之學術所從來耳然荆公  
清操刻勵而江陵有其才而繼之以私宜其不免  
也○直瀉橫行浩衍曲暢如長江萬頃片帆千里  
可謂長才

審勢

蘇洵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千萬年而不變使  
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爲治故三代  
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  
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爲據依  
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  
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  
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  
世蓋有周公爲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  
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而後用今者天



下方幸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臣猶有感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者惠襲而下不以爲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襲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人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其性之爲陰其性之爲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已之

爲陰與已之爲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爲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盛大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爲弱秦有天下散爲郡縣聚爲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爲強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服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遁各固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望其能以制服強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

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強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強政濟強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我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於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

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奚胡強盛。陵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耻。不為怒也。若此類者。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

說之  
言

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為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強勢。今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為。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強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之弱。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強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強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為強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

老蘇亦  
用申韓  
之餘意  
阿封即

墨霸術  
也然木  
世之能  
治才者  
大畧稱  
之

當是宋  
弱故識  
者大都  
欲救之

之法老  
蘇荆公  
同之第  
荆公動  
稱先王  
處其學  
術才具  
較之老  
蘇稍尼  
凌誣流  
輩耳故  
荆公一  
過即可  
橫行矣  
威與惠  
隔而用  
之可乎

封卽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  
擊趙魏趙魏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  
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况今  
以天子之尊籍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  
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為焉有  
為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  
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  
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  
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  
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

民益務檢慎而姦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  
其身而歛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  
為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強愚故曰乘弱之惠  
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  
謂萬世為帝王而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  
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尚威者然孰知夫萬  
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  
之所恃以為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  
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  
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

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刈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爲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之，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爲亂，於是誅鋤其強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爲本，而號亦爲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爲不可用刑？用刑何爲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古尚識論

審勢論欲以法扶弱，不謂之霸，不可也。荆公之才大於老蘇，而其中之挾術亦真自謂三代之佐，故敢行不顧老蘇，雖不遇假使其遇其設施，亦特爲操一切之法，以救其偏而不能尊尚古昔，變置海內，若荆公之偏悍而震盪也。愚嘗謂文中子爲伯儒，王荆公爲伯相，皆以意竊王者也。夫王者之修身治世，寧以意勝乎哉。

審敵

蘇洵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盍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爲末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在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之蠻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驕恣爲日久矣。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曩者幸吾有西兗之變。出不遜之語。以撼

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尤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何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歛不得不重賦歛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爲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爲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尤且耻之內憂而不爲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強不過冒頓當暴秦刻剝劉項戰奪之後中國溢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决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疆固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唐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強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爲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徂徂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徂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亦

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爲也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信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爲虺弗摧爲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然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也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萬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猶未足以成其所欲爲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鷙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辭卑者進也辭強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



古義論  
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廬之入楚也，因唐蔡勾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耶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也。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申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爲辭，則對曰：爾何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

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爲害，而勿賂之爲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爲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萬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爲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綰布皆死，而吳楚齊趙之疆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爲臣，而其心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死戴黃屋，刺客公行，七首交於京師，罪至彰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尤且

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鼂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鼂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爲一身謀。則

愚而爲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強。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爲無事。而愚以爲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駸駸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爲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禍而爲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

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爲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鼂錯所以爲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爲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爲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爲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爲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若坐而得賂之爲利也。華

人怯，吾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剪棘，多爲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耳。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踉

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鬪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弊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為盜耶。有以相待。無為虛言。滑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剪棘。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遁。愚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隣國之難。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為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

以七國之勢。喻北虜之勢。賂亦為禍。勿賂亦為禍。而論中國之憂。在內是矣。而至于形聲實三計。則未見確然必勝之畫。亦必兵良食足。將賢士勇有備矣。而後靜以待其形聲。而不為動于以出之實。而與之一戰。戰無不勝。○此論料彼審而處我。踈吾未見其全也。此與晁錯之論諸侯必反而無以待其反。謀卒以自禍者同。屯田實塞恤士卒。強本根和將相信賞罰外。弭而內備伺釁而用。銳其可矣。

御將

蘇洵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爲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其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繼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噬是能觸當與虎豹並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

無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况為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胤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智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

耳為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為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大小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大小而為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驥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驥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為我用才大

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為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為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為

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為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

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高帝之御將以術其猶有霸心乎王者之任將則不然曰不嗜殺曰懷萬邦推轂授鉞委之閫以外而與衆爵之其中無術也

田制

蘇洵

古之稅重乎、今之稅重乎、周公之制、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稍甸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周之盛時、其充重者、至四分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後以次而輕、始至於十一、而又有輕者也、今之稅、雖不啻十一、而使縣官無急征、無橫斂、則亦未至乎四而取一、與五而取一之爲多也、是今之稅、與周之稅、輕重之相去、無幾也。雖然、當周之時、天下之民、歌舞以樂其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戚戚不樂、常若擢筋剥膚、以供億其上周



古考論 卷之八 一  
之稅如此吾之稅亦如此而其民之哀樂何如此之相遠也其所以然者蓋有由矣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荼厲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畊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饑而無告夫使耕者至於窮饑而不耕不獲者坐而食富強之利猶且不可而况

富強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歎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稅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稅也使以其半供十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况今之稅又非特止於十一而已則宜其怨歎嗟憤之不免也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饑富民坐而飽且嬉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饑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士爭言復井田既

古人又  
字義明  
如此

又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  
伏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  
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爲而不爲以是爲  
恨吾又以為不然今雖使富民皆奉其田而歸諸公  
乞爲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九夫爲井  
井間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方八里  
旁加一里爲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  
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  
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爲澮者一  
爲洫者百爲溝者萬既爲井田又必兼備溝洫溝洫

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  
有洫洫上有涂十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  
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  
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  
爲遂爲徑者萬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  
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壠不可爲也縱使能盡得  
平原廣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  
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  
天下之地盡爲井田盡爲溝洫已而又爲民作屋廬  
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

是

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啓。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爲。而。其。實。便。於。今。今。誠。有。能。爲。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爲。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矣。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二。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周。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爲。之。限。而。不。奪。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彼。嘗。已。過。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無。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爲。業。不。爲。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樂。輸。於。官。夫。端。坐。於。朝。廷。下。令。於。天。下。不。驚。民。

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哉

即董子限民名田之意然貧富既乏自古而然堯舜所不能齊要使之不相耀不相侵好以和其意平停其法而已行田制之必非公忠大臣任良有司而需遲十餘年之久其勢不行也

### 疆弱

蘇洵

知有所甚愛知有所不足愛可以用兵矣故夫善將者以其所不足愛者養其所甚愛者士之不能皆銳馬之不能皆良器械之不能皆利固也處之而已矣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孫臏有言曰以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此兵說也非馬說也下之不足以與其上也吾既知之矣吾既棄之矣中之不足以與吾上下之不足以與吾中吾不既再勝矣乎得之多於棄也吾斯從之矣彼其上之不得其中下之援也乃能獨完

耶故曰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三權也者以一致三者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嗚呼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彊敵也漢高帝之憂在項籍耳雖然親以其兵而與之角者蓋無幾也隨何取九江韓信取魏取代取趙取齊然後高帝起而取項籍夫不汲汲於其憂之所在而彷徨乎其不足卹之地彼蓋所以孤項氏也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彊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與魏氏角其亡宜也取天下取一國取一陣皆如是也范蠡曰凡陣之道益左以爲牝設右以爲牝春秋時楚伐隋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蓋一陣之間必有牝牝左右要當以吾彊攻其弱耳唐太宗曰吾自興兵習觀行陣形勢每戰視敵彊其左吾亦彊吾左弱其右吾亦弱吾右使弱常遇彊彊常遇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勝後之庸將旣不能處其彊弱以敗而又曰吾兵有老弱雜其間非舉軍精銳以故不能勝不知老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無無之是無以耗敵之彊兵而全吾之銳鋒敗可俟矣故

古奏請  
智者輕棄吾弱而使敵輕用其疆。忘其小喪而志於大得。夫固要其終而已矣。

醒 卽就孫臏三駟發爲陰陽其用而引古作據甚

心術

蘇洵

爲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爲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旣戰養其氣。旣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爲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

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  
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  
用矣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  
可犯故士皆委已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  
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  
可以動於險鄧艾縋兵于蜀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  
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  
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  
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  
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

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  
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  
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  
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  
不與吾較吾之所短吾蔽而盟之彼將彊與吾角柰  
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  
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善  
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  
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  
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入之情也知此者可以

將矣。衽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而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段二自爲發中多微言

上神宗皇帝書

蘇軾

年月日具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潰犯天威，罪在不赦。蓆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



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膽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旣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慍乎若朽索之

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讐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主。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遁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狂輕易失志詎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

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管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意而度於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鹽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尅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

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為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近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

罷置制  
三司條例  
例司

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為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

古義論 卷之八  
名知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

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有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為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

嘗遣使至孝武以爲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  
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  
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卽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  
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  
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  
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  
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  
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  
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而  
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  
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歲是  
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  
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  
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  
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  
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  
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  
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  
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  
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

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堤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畧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卽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司格沮，並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才力不辨，與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踈，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鷄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旣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

之必用桑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敝太甚厨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歛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旣兼之矣今兩稅如故柰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以常稅之外生出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

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  
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  
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  
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  
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  
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  
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爲生。去爲商賈事  
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  
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  
其費豈特三百而已矣。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  
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  
若行此二者。必然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  
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  
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  
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  
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  
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  
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歲之後。暴君汚  
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  
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



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如治平之初棟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情愿人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隣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上有

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匄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則必然問人人知陛下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

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欺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買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畧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

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為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為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

而怨已起矣臣之所謂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為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

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郢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隍力強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厄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厄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已危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濶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

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卽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貞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至僥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寡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圈畜犬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

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復慮此，而况其他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竒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于平城，當時將相群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鼎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旣立，以爲御史大夫，中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旣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爲

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  
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  
荐更險阻計析膏粱其間一事贅牙常至終身淪棄  
今乃以一人之壽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  
積勞久次而得素持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  
令負多闕少久已忘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  
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追休無聊利害相刑不得不  
察故近歲朴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  
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  
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其  
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  
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  
以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  
驟遷奏課者求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  
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使姦  
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  
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  
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末必有姦  
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  
盛而慮衰當先立法以救弊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

重臺諫

兵聚于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圖固非小臣所能意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陞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究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貓所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所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

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



古奏議 八  
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歛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

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筭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旣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之  
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  
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  
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成王豈有是  
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  
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冊以爲笑談使臣所獻三言  
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  
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  
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  
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  
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  
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  
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  
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卽對曰陛下生  
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  
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其述所以然  
之狀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  
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  
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旣衆

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為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于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大都抵新政所為多取以傷人心躁進以壞風俗拒諫以隳紀綱而欲罷條例收青苗序功實開諫諍而救安石急功自用之失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蘇軾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

擁衆有拔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宜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成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奪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

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振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已裕人。幾至刑措。而

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與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徂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群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為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為之肝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

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耻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童惇造釁於橫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浮累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奪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

情至可  
涕

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剝鱗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筋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

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况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縣征税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蠶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唯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隣。安靜無爲。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群雄。遂有天下。光武

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  
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  
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  
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  
既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  
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  
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  
勇於奮發之中舍已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  
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  
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  
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  
痛悔恨而歸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  
見先帝於陛下亦有以籍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論好兵之禍俱名言戰  
勝之後一段情更至



朝辭赴定州論事狀

蘇軾

臣聞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亡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復引衰世昏主之事。只如唐明皇中。與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則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沒於瀘南。明皇不知。馴致其事。至安祿山反。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爲

忠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則其漸至於此也。臣在經筵數論此事陛下爲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群臣接然天下不以爲非者以謂垂簾之際不得不爾也。今者祥除之後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務臣雖不肖蒙陛下擢爲河北西路安撫使沿邊重地此爲首冠臣當悉心論奏陛下亦當垂意聽納祖宗之法邊師當上殿回辭而陛下獨以本任闕官迎接人衆爲詞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義也。臣若伺候上殿不過更留十日本任闕官自有轉運使權攝無所闕事迎接人衆不過更支十日糧有何不可而使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匝天顏而去有識之士皆謂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邊事其兆見於此矣。臣備位講讀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方當戍邊不得一見而行况踈遠小臣欲求自通亦難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夫聖人作而萬物覩今陛下聽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見離之道廢祖宗臨遣將帥故事而襲行垂簾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識所以驚疑而憂慮也。臣不得上殿於臣之私別無利害而於聽政之始天下屬目之際所損聖德不小臣已於今日

微言非  
老蘇不  
能

出門非敢求登對然臣始者本俟上殿欲少效愚忠  
今來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便廢此言惟陛下察臣誠  
心少加采納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  
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不過數年自然  
知利害之真識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故作無不  
成臣敢以小事譬之夫操舟者常患不見水道之曲  
折而水濱之立觀者常見之何則操舟者身寄於動  
而立觀者常靜故也奕棋者勝負之形雖國工有所  
不盡而袖手傍觀者常盡之何則奕者有意於爭而  
旁者無心故也若人主靜而無心天下其孰能欺之

漢景帝卽位之初首用鼂錯更易法令黜削諸侯遂  
成七國之變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終身不  
敢復言兵武帝卽位未幾遂欲用兵鞭撻四夷兵連  
禍結三十餘年然後下哀痛詔封宰相爲富民侯臣  
以此知古者英睿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  
帝之悔速故變而復安武帝之悔遲故幾至于亂雖  
遲速安危小異然比之常靜無心終始不悔如孝文  
帝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今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  
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  
群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實

古奏議  
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憾陛下亦無憾  
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記聖  
功無三宗之壽不足以報聖德由此觀之陛下之有  
為惟憂太早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又聞為政如用  
藥方今天下雖未大治實無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  
常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覲萬  
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  
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輒進此說敢望陛下深信古  
語且守中醫安穩萬全之策勿為惡藥所誤實種稷  
宗廟之利天下幸甚臣不勝忘身憂國之心冒死進

言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神宗多事輕變故藥  
之以處靜無為之說

更之不可擇。是豈真不可耶。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夫所貴於立者。以其規模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故其應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衆人以爲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爲理之必然。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昔者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子產以爲不思而行。與凡行而出於思之外者。如農之無畔也。其始雖勤。而終必棄之。今夫富人之營官室也。必先

料其貲財之豐約以制宮室之大小既內決於心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將爲屋若干度用財幾何役夫幾人幾日而成土石材葺吾於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當則規模之先定也今治天下則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爲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媮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爲急民不知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

思治論

蘇軾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則勸三則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顧而莫肯爲者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術謀慮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難成而不復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於不立也苟立而成矣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十年矣自宮室禱祠之役興錢幣茶鹽之法壞加之以師旅而天下常患無財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

易令以求豐財者不可勝數矣而財終不可豐自澶淵之役北虜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西寇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益驕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十一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強兵者不可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強自選舉之格嚴而吏拘於法不志於功名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肖者無所懼而天下常患無吏五六十一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強

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凡今之所謂新政者聽其始之議論豈不甚美而可樂哉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其規模不先定也用舍係於好惡而廢興決於衆寡故萬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廢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顧者有之矣所用之人無常責而所發之政無成效此猶適千里不賣糧而假乞於塗人治病不知其所當用之藥而百藥皆試以僥倖於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至於數十世之後子孫之強弱風俗之好惡皆可得而逆知之

何者其所施專一則其勢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為政而至於霸其所施設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咎犯之在晉范蠡之在越文公勾踐嘗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為未可及其以為可用也則破楚滅吳如寄諸其隣而取之此無他見之明而策之熟也夫今之世亦與明者孰策之而已士爭言曰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強如是而吏可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模之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模之內而無務出於其所規模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

者未之有也財之不豐兵之不強吏之不擇此三者存亡之所從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獨擅而無言之則其所以治此三者之術其得失固不可知也雖不可知而此三者決不可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可以無術其術非難知而難聽非難聽而難行非難行而難收孔子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蓋世有好劍者聚天下之良金鑄之三年而成以為吾劍天下莫敵也劍成而狼戾缺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鑄而不知收也今世之舉事者雖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欲壞之



者常不可勝數。可成之功常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先見上之人。方且眩瞶而不自信。又何暇及於收哉。古之人有犯其至艱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且非特聖人而已。商君之變秦法也。櫻萬人之怒。排舉國之說。勢如此。其逆也。蘇秦之爲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爲同。聯六姓之踈。以爲親。計如此。其迂也。淮陰侯請於高帝。求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亦言於世祖。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世祖以爲落落難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謀人國功如此。其踈也。然而四

子者行之。若易然。出於其口。成於其手。以爲旣已。許吾君。則親挈而還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爲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於天下之意也。非有所待於人。而後具也。如有財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之耳。然而政出於天下。有出而無成者。五六十年於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歟。非不知收意者。汗漫而無所收歟。故爲之說曰。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先定者。可以謀人。不先定者。自謀常不給。而况於謀人乎。且今之世俗。則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服於朝廷者。不篤。而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

於是非而不知其所從。從之則事舉無可為者。不從則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敗。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賊之議論。勝於下。而幸其無功者。衆也。富人之謀利也。常獲世以為福。非也。彼富人者。信於人素深。而服於人素厚。所為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衆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勢其成也。有氣富人者。乘其勢而襲其氣也。欲事之易成。則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天下之事。不可。以力勝。力不可勝。則莫若從衆。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而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從衆也。衆多之口。

非果衆也。特聞於吾耳。而接於吾前。未有非其私說者也。於吾為衆。於天下為寡。彼衆之所不言而同然者。衆多之口。舉不樂者也。以衆多之口。所不樂而棄衆之所不言而同然。則樂者寡而不樂者衆矣。古之人常以從衆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從衆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從者。非從其口。而從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謂逆衆歛怨而不可行者。莫若臧任子。然不顧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嘗有一言。何則。彼其口之所不樂。而心之所同然也。從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猶有言者。則可以勿卹矣。故為

之說曰、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苟知此三者、非獨爲吾國而已、雖北取契丹可也。

以財兵利三條作論端而所重在先定規模規模定于從衆欲之所默趨

